

古今人物論第九卷

蒲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勣

蕭樵

文帝

漢司馬遷

孔子言必世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文帝

漢班固

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敬樸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合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文帝

宋蘓轍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

臣匈奴桀驁凌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
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
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
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
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
之才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
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不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
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
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晁

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
安能必爲害此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
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晁錯者鮮矣

文帝

明謝 鐸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褻
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
光在宋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晁錯然則文帝
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芒刃而無見
於醢髡之斧斤乎漢之反帝亦不能無憾焉

評 以吳王之反咎几杖之賜意遠詞頓幾於一字一珠

文帝

明顧克

文帝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於代。宋昌建策絳侯奉迎立爲天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恭修立默。除苛解燒。開妖言之禁。去收孥之令。還千里之騾。馴惜百金之露臺。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語。塞躬衣弋。締革舄。韋帶起化于身。以先天下。求直言。極諫而止。輦受羣臣之疏。不斧鉞。不朝之王。不桎梏。受金之吏。且曰。黼黻而心。田野足。軒陛而口。茅茨故。勸農之外。無奇語。蠲租之外。無異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蓋天下。新去湯火。而帝以膏梁餌之。故煙火萬里。方內有安甯之慶。禁網疎濶。司刑無鬼哭之庭。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民生其間。亦一時之三代也。非寬

仁恭儉之主其孰能之哉其備夷也每飯念李齊拊髀思頗牧
按轡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內不棄自治之策匈奴三人而三拒
之未嘗窮兵出塞與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者如一輒蓋天資甚
美故令德善政相望於冊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堯九舜曷
足云也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之徒而亦不免於微疵曲過淮
南王以輜重死而致斗粟尺布之譖新垣平以詭詐進而有王
杯敗元之失作廟渭陽親祠五帝師心不學短喪廢禮爲全美
之累焉

淮南衡山王

漢班固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

士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專邪僻之計
謀爲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
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廼自古記之矣

賈誼

唐皮日休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眞命世王佐之才也
自漢氏革嬴高祖得子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爲天子制缺度弛
處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惟生草其書
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
興謗竟杜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
湘沉文以弔之故其辭曰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

予識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
不舍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斬尚子蘭之讒不忍舍同姓之
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舍文帝
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舍諸侯
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
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
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時而在
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與余之悲生與吾之道也廢與
用卒未可知百世之後論其文而有之者復何人也

賈誼

宋蘓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慙試于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時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

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背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擢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賈生

明劉鳳

或言賈生之不遇以死非然也夫賈生信不世之才漢文又不世之主也以若才遇若主不可謂不遇也漢興未久法制未備

大臣皆功臣質木少文欲釐改創易有所興造功業斯其時又不可謂不遇也賈生所陳帝深納之欲進用而大臣內忌姑置之長沙歲餘輒召見宣室生不過一洛陽少年言而傾動一時帝始出之旋召之亦可謂相知之深矣對前席至夜半帝乃嘆自謂過之而今不及者非與臣下爭能誠惜其才又不可謂不遇也逮於復還而卒以死者非帝意生其或者缺望乎安知帝之不終召也斯所謂亡之命也夫又烏得爲不遇哉且世之懷才德欲一造闕廷吐憤懣積世不可得又況得望見顏色又況得前就席從容顧問至後夜乎又況得使人主記憶喟嘆乎此蓋不世之遇千載爲生幸而又爲生惜者謂不得盡其才而格

於大臣之媚也然生之策漢盡用之矣景用之以削諸侯王而
安帝室武用之以平四夷而漢以益昌生之言無一不酬假生
身在亦不過爾一布衣立談間而隆漢業與良平蕭曹何如哉
豈與夫無所見於世有其才不能一試而蔽晦逸遺泯沒無聞
者同語也史誠重賈生故悲其天枉而惜未究所爲吾獨榮賈
生之遇文帝漢之盛主三代以還不可復見其待賈生不薄也
雖際遇似疎而所建亦足當哉

評 榮賈生與文帝遇且其策終見用於漢賈生可無憾矣

屈賈祠記

明王世貞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

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
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
祠祀予嘆曰是曷以揚摧明德表勵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責
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官之
羨庀材而計之爲楹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采籬芷酌椒
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
士蓄志擔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
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國
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嘆惜靳尚子蘭上官又內誣斥指
遂之陰嬖參伍而愛怒謬盭夫抱皦皦之節兼卓越不儷之藝

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益惓惓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哉賈生何媵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驎者似謂平不能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父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至微或比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天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重金璧而聘莊生去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祀二子祠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諸士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

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評 二公放逐貶斥非不知爲身謀而忠愛根心自不能已結欲後賢以二公所遭慎藏而道濟之其意尤佳

屈賈書祠壁

明李多見

萬厯甲午春日多見奉檄丞茶陵州州隸長沙見既將母至州居三日受事長沙禮也二三大夫館之屈賈二先生祠見欣然振衣上謁二先生畢齊沐棲止其下又三日循星渚擷藻秉蘭薦于二先生九頓首而跼竊有請於二先生屈子之心爭光日

月達如子長尚有何國不容之語豈曰九州相君本之賈子夫固不知其寓言耳卽其悲哀於梁以身殉職此豈輕於去就者耶獨單闕之賦似猶較量於生死之間而司馬氏顧爽然自失抑又何也夫卑濕固不必爲病鵬亦不能爲祥發書之占亦偶然有觸以洩陰陽之故明造化之妙而史乃以爲謫居又曰意不自得是文致賈生者也且云騷之亂謂人莫知而投江夫屈子若曰已哉國無人兮如宗國何蓋不忍見之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夫豈屑屑於子蘭之疾而發憤於上官靳尚之徒爲耶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傳二先生誣二先生者也取二三策而已矣